



常书欣 著

《余罪》作者

黑锅③

我和罪犯玩命的日子

跟随本书中的热血刑警，在每一个改编自真实案件的故事背后，
感受最残酷的警匪交锋和人性挣扎。

黑锅³

我和罪犯玩命的日子

跟随本书中的热血刑警，在每一个改编自真实案件的故事背后，
感受最残酷的警匪交锋和人性挣扎。

常书欣 著
《余罪》作者

 江苏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黑锅.3 / 常书欣著. — 南京: 江苏人民出版社,
2017.4

ISBN 978-7-214-20532-2

I. ①黑… II. ①常…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050507 号

书 名 黑 锅 .3

著 者 常书欣

出版统筹 陈欣

责任编辑 张一申

选题策划 紫焰传媒

特约编辑 朱若愚 王菁菁

封面设计 七慕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人民出版社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湖南路1号A楼, 邮编: 210009

出版社网址 <http://www.jspph.com>

<http://jspph.taobao.com>

经 销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印 刷 北京嘉业印刷厂

开 本 700mm × 1000mm 1/16

印 张 20

字 数 278 千

版 次 2017 年 4 月第 1 版 2017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214-20532-2

定 价 36.00 元

(江苏人民出版社图书凡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目录

第一章 谁强谁有理 /1

主席台上的简凡一拍桌子，爆出一句，话筒“呜”地响了一声，有点刺耳。众人一惊，就见得台上那位被众人称为随便找来的人就着话筒喊着：“现在，九鼎实业董事长委托我全权处理此事，支票就在我手里，你们要钱，就坐这儿听着，咱们协商；你要见蒋九鼎，自己去吧，在十七楼总经理办公室。怕我当不了家的，请便。”

第二章 众目睽睽下的血案 /67

“有这么胆大的人？”陆坚定怀疑地说了句，真不太相信，有人杀了人、抢了钱还能从容地走出现场，而不是逃出现场。

秦高峰却是接道：“呵呵，光天化日，众目睽睽，开抢杀人，还有比这个更胆大的吗？”

第三章 难以置信的线索 /142

胡丽君清楚，在这个时候需要一个突破，对于线索排查的突破，也许脑筋突然来一个灵光一现，就能让嫌疑人现形，只要在警方的排查眼线下现形，哪怕是一点蛛丝马迹，他也将无所遁形，不过现在郭定山提供的五条排查线索都陷入了僵局，连郭定山本人也正重新梳理着各条线索，这个时候没人再注意到胡丽君随口说出的第六条线，简凡。

第四章 讨债人 /196

不一会儿，路过事发现场，三轮车已经被开得没影了，通信车的前后大门敞着，不远处有人鬼鬼祟祟正扛着什么在跑。像这么着大开着车门把车扔在路边，估计到了晚上，连车轱辘都能被人卸了。看着唐大头幸灾乐祸地笑着，曾楠有点不忍心地说着：“唐大头，你悠着点啊，简凡出了这馊招太损了，要真犯了事，判你三五年都是轻的。”

第五章 见不得光的手段 /262

下午坐到档案室里，简凡的屁股像长了一百根刺一般坐立不安，倒不是担心唐大头那事，其实成与不成，自己不过是一个出馊主意的，没有什么损失。最担心的还是队长，穿着这身警服偶尔干点小坏事也许可以理解，不过偶尔干点小坏事让人瞅见了，就没法期待对方理解了。

这事搅得简凡心神不宁，一直到了下午五点多，突然接到了队长的电话。简凡这心里咯噔一下子，沉到底了。

第一章 谁强谁有理

小兵抵大将

没有什么事是孤立存在的，看得见的是惊心动魄的商战，看不见的是更惊心动魄的暗战。在皮向南几个人被拘传的时候，秋风横扫落叶般的暗战开始了……

刚刚宁静了两天的莲花小区楼盘，十名保安和二十余名在此处暂留的售楼人员遭到了不明身份者的围攻。这一次可是实实在在的围攻。巴士一停，呼啦啦地冲进来足有四五十人，虽然没有持械，可这拳擂脚踹也不是那么好玩的。保安们被追打得哭爹喊娘、售楼小姐被吓得惊声尖叫，少有问津的楼盘反倒成了最喧闹的场所。呼啸而来、呼啸而去，不到十分钟，这些人全部又销声匿迹。派出所出警之后，细查现场，发现没有什么大的破坏，也没有砸抢，和平时处理的纠纷差不多，于是下了个定论：这是买楼被骗者在泄愤。

警察言语间多有同情买楼不成反要赔违约金的市民，对这几天事情层出不穷的仁通颇有微词。笔录没做完，这些售楼的、暂驻物业管理的员工一眨眼都跑了，谁也不愿待在这儿找打了。

暴力，依然是威胁对手最直接的手段，只不过换了一种巧妙的形式而已。

紧接着是唐大头闪亮登场。他带着自己几十个人的团队，大摇大摆地走进了仁通的总部，驻扎的二十余名保安知道这货的恶名，平时势力相当倒也不惧，不过今天风闻主心骨黑皮大哥被警察带走了，要以自己这么点实力和人家打上，确实有点自不量力。唐大头威言恐吓了一番，保安里倒有一半先跑了，跟着唐大头像是一通的老总一般把楼层挨个巡视了一番，碰到不管男的女的，都要教训一下，一直把仁通搅了个鸡飞狗跳才打道回府。

有道是天生我材必有用，到这时候，像这号眼睛里根本没有秩序、没有法律，又没法讲道理的人，简直是才堪大用也。

这一次没有人敢报警，而且也没有理由报警，唐大头是以威盛公司的名义上门要债来了。

事情还没有完，仁通究竟被人下了多少小绊子还真不好说。副总和秘书到区政府找仁通的支持者反映情况，不料被秘书挡了回来；张仁和向来和市国土局的一位领导不错，临到这个时候，这位爷，却是连电话都不接了。

到了下午，柳巷街头的一所饭店、寇庄居民区的一家棋牌室、前进路上的游戏厅，分别发生了聚众斗殴，缠斗的双方各有受伤，最重的几个被啤酒瓶开了瓢，最轻的胳膊腿上也挂了花。这一次，三个派出所逮了三十多人，明眼人一观便知是两方势力的争斗，这伙街头混混都是皮向南原先的手下。

这事容易处理，派出所和这帮货色熟悉得紧，随便问询下来，直接定性为流氓打架，赔偿损失外加治安管理处罚。不过可怜的是，寻衅来找事的，回头就有人交了罚款把人都领走了；而莫名其妙被打的，却是被关在号子里无人问津。

这些混混都明白，肯定是自己后台出事了。

这一天最忙的非唐大头莫属，手下的小兄弟们有一半是混道上的，有一半是抽调盛唐和姐夫那里的保安，不亦乐乎地忙到现在，连唐大头

也明白这几招的用意了：黑皮这几个人只要拘到派出所，等于是把仁通截成了两段，老板指挥不动下面的人，而下面的人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即便是知道，缺少了带头指挥的，也是一窝蜂根本成不了气候。跟着再一打架闹事，对方的人都被拘在派出所里，这等于无形之中把张仁和可能动用的势力全部圈起来了。

唐大头最佩服姐夫的地方就在于此，杀伐决断毫不留情，不动则已，一动就丝毫不给对手喘息的机会。除了拘押黑皮，剩下的事都是姐夫面授机宜而不是简凡的主意，整到现在，唐大头的脑袋算是灵光了，姐夫这么整，基本就是要把仁通生吞活剥了。

连绵不绝的明枪暗箭频频施于仁通旗下或明或暗的势力时，张仁和却是静静地待在家里，思谋对策，却发现无计可施。像大原绝大多数暴发户一样，仁通从外部看来财富以几何堆积的形式发展，但背后的债务和危机也是在以同样的速度累积，积弊到了一定程度，所有脆弱的环节会像多米诺骨牌一般引起连锁反应。崇尚自由贸易的资本主义工商业都脱不出这个怪圈，何况半路发家的民企呢？

莲花小区的开发几乎押上了张仁和所有身家，原本的如意算盘是，楼盘资金回笼用以还贷和支付开发保证金，新的地产质押后可以从银行得到更多的开发资金，这借船出海的招数自己早已经运用得纯熟不已，大不了就是给银行方面支付点招待费用而已。

可是他错了，谣言风起，现在的莲花小区已经成了狗窝猪圈不如的地方，甚至有谣传这里曾经受了核废料的污染。不到一周的时间，楼盘资金回笼现在是负增长，就是以三千八的跳楼价甩卖都未必能出得了手，更背的是觊觎几年的海鲜楼那块地业已易主。前路被堵、后路被抄，只要楼盘出不了手，光是银行贷款的压力就能把自己压垮。

消息一件件传来，直听得张仁和狠狠地摔了手机，颓然把自己深埋在豪宅的沙发上。这一次他知道自己输定了，明摆着和暗藏着的势力都被人家连根刨了起来，一下午坐在家里，想着从哪里还可以突围，想来想去却是茫然无措。银行如果没有看到利益或者没有新的抵押，自己肯

定拿不到钱，自己再有本事也无法强迫谁来购买莲花小区的住房，资金压在莲花小区，已经是再动无望。

输了，这次可真的输了，而且输得有点冤，到现在都没想明白，自己是怎么输的。

“王八蛋，背后捅老子一刀……”张仁和突然想起了有过几面之缘的李威，那个戴着一副金边眼镜、彬彬有礼的李威。愤怒突然迸发出来，张仁和擎着杯子直摔到地上。一声巨响，把厨房里的美女吓出来了，看着张仁和这么丧气，没敢劝，讪讪地清理着地上的玻璃碴。

看着蹲在地上收拾残片的美女，张仁和回想着自己现在的生活。豪宅、靓车、美女应有尽有，而这一切说不定即将一去不返，他反倒有点看破世事般地喟叹道：“小慧呀，我要是成了穷光蛋，你还会跟着我吗？”

“呀……”叫小慧的掩着嘴惊讶地叫了一声，嗔怪地笑着，“怎么可能呀！”

张仁和却是又感叹了句：“我这一代混出来的不多，股市赔光了上吊的，走私罚穷了进监狱的，屯铁赔光了跳楼的，一夜暴富或赤贫的，我见得多了，说不定我也是那个下场啊。”

“讨厌，你今天怎么了？净说丧气话，有我陪着你，你怕什么？”

温软的身子贴了上来，不过张仁和根本没有兴致，挥挥手：“你去吧，去迎迎副总他们。”

天快要黑的时候，在外奔波了一天的副总带着几个中层终于来了。一见面，沮丧中带着几分喜色地汇报道：“张总，威盛同意明天和我们见面，来咱们公司。”

张仁和一听，抓着了救命稻草一般坐直身子：“真的？没说其他吗？他们提什么条件了？”

“没有。”

“没有要钱吗？欠他们拆借的四千万什么时候能凑足？”

“张总，这个……我们跑了一下午，我们现在最多能筹到两千万，再多就没办法了。”

“黑皮他们呢，被关在哪儿？”

黑皮几人是张仁和最倚仗的手下，不少事都靠这群人打发着。一听得张总问这人，几个人都摇摇头，副总面露难色地说道：“张总，说是在西山区派出所，可我们去了，根本没人。大原派出所、刑警队这么多，我们还真没法知道他被哪个给抓了。”

“你们去吧，能筹多少筹多少，我也是鬼迷心窍了，明知道他有放高利贷的背景，还敢赖他的钱。唉，走着看吧。要是人家高抬贵手，我可就烧高香了。”张仁和有点落魄，在这个时候，除了人家放你一马，好像再没有别的办法了。

副总小心翼翼地提醒了一句：“张总，我觉得威盛的目标不在钱上，他不会想吞了我们公司吧？”

“呵呵，他才多大个公司？满打满算几千万撑死了，连房地产这个行当他都不懂多少。咱们这个公司资产虽大，可债也不小，谁吞了都会让他消化不良，白送都没人敢兼并。”

张仁和说着，有点恶狠狠地幸灾乐祸，这倒是最不担心的一招。

副总带着班子里一千人讪讪地退了，小慧端着熬了几遍的猪骨粥再放到张仁和面前的时候，这位张总恐怕是一天来心力交瘁，靠着沙发蜷着身子，黯然地睡着了。

有人在顾影自怜，有人在举杯相庆；有人在哀叹时运不济，有人在享受春风得意。

天黑时分，神出鬼没的李总将车驶进了政府家属小区，看看四下无人注意，步态悠闲地进了一幢单元楼里。

盛唐夜总会的华灯已上，莺歌燕舞一派繁华景象，领班曾楠虽然置身事外，但莫名地关注着事态的发展，隐隐地觉得有点担心，而唯一的消息来源就是唐大头。平时这个时候唐大头早混到这儿玩上了，今天却是不见人影，打电话居然也敢不接。

孰不料唐大头不是不接，而是根本没听见。大功告成，正带着一帮狐朋狗友吆五喝六地喝得起劲，正商议着一会儿喝完了，相邀着再去哪里尝鲜。

蒋九鼎一家摆了个家宴，老少三代热乎乎地凑一桌，尽去先前的郁闷之气，席间接到了电话，是张凯已经开始返程了，问了几句，不知道得到了什么消息，心里却如同一块大石头落地一般，更高兴了几分。

简凡参加了下午的安全工作会议，队长强调了一番暑期严防严治，着力打击盗抢犯罪的工作要点。简凡有点走神，这两天心里装的事太多了，干什么都无法专注。一下班简凡就迫不及待地溜了，那几位棘手的人物还拘在这里，虽然原计划是把这几个重要人物拘上四十八小时，一切都解决稳妥了再放出来。不过经过一下午的思索，简凡又有了一个新的主意……

莫非这个小警察，还要把一池水再搅混几分不成？

小兵见大将

杏花岭派出所地处近郊，简凡到的时候已经是晚上七点多了。下车伊始，这裘刚就没好话：“喂！简凡，你有毛病不是，这又想干啥？别说我没提醒你啊，这帮子涉黑分子咱们小警察最好别惹急了，所长都说了，早点让他们滚蛋，犯不着为两个企业间的事给咱们惹一身不是。”

“我就问两句，怎么了又？”简凡抱着什么心态不得而知，不过和裘刚同学倒不客气，反正两个人是一个窝里出来的，又一块儿打过架，关系自是熟得紧。

“你就算问也是白问，这都几进宫的货色了？人家蹲看守所比咱们的警龄都长，这点反审讯的本事还没有？”

“谁说要审讯他了？咱们警察要以德服人、以理服人、以法教育人。”

“好好，郭所长说了啊，问什么都可以，但问不出来不能惹麻烦，你跨区作业本身就违规了。”

“知道了，你现在怎么跟个社区大妈一样 嗦？”

两个人一前一后进进了派出所的小院。这其中的关窍简凡倒也清楚，郭所长不愿意惹了辖区这么个纳税大户，而且每年赞助、经费什么的，都得

靠这类大企业解决一部分。但他同样不愿惹了仁通手下这帮黑货，仁通的名声在外，手下养的这帮货一看案底就知道都不是善茬，给自己惹上这么一群狠茬没准招祸也说不定。两相权衡，只得做个样子把人收拾起来，等事情过去了再安个治安处罚的罪名。既不得罪仁通，也对九鼎有所交代。

简凡还是通过蒋九鼎的联系才得到了这个机会。有时候，这些有钱的主比上级的直接领导说话还管用。所长办在二楼，两人进了门，一脸忠厚墩墩实实的郭所长好言相慰了一番，一是知道简凡是当刑警的，怕没轻没重；二是知道这小刑警和九鼎的关系不浅，又不能不给面子，只是强调了一番要照章办事的话。简凡再三保证只是正常询问，这才说服了这位郭所长。

一番寒暄才进了正题，郭所长带着简凡进了临时的问讯室，裘刚去提人。羁押的地方就在所里东北角，紧挨着厕所，大夏天这里味道十足，直到这人被提着进了问讯室，眼尖鼻子灵的简凡都闻得出这家伙身上已经带上了大粪的味道。

正主，就是上午被关进来的那位，一米八的个头，满头毛发直立着，脸上没有表情的时候，就像块风干的岩石，微微可见的胡茬布满了腮边下巴，端得是男子汉味道十足。被裘刚带着坐下来时候，两眼斜看着天花板，直接无视面前坐着的郭所长和简凡。

一声重响，却是郭所长重重拍了桌子一下，不过没吓着嫌疑人，倒把简凡吓了一跳。

就见得这位郭所长勃然大怒，呵斥道：“皮向南，你端正点态度，这是什么地方知道吗？这位是谁你知道吗？市局的刑警！有什么问题，犯过什么事，老实向政府交代，争取宽大处理……否则的话，对你来说是死路一条。”

大部分派出所问讯都会来个先声夺人，煞煞嫌疑人的威风。要是胆小的或者第一次被逮进局子里的，基本上要被这等正气凛然的神情吓得心胆俱裂。

皮向南没戴铐子，双手交叉在胸前，缓缓地回过脸来，带着几分不屑地说道：“所长，还有这位……你们这唱的是哪一出啊？我怎么就死路

一条了？我要是死在这儿，您这几位，能脱得了干系么？”

一句话把郭所长噎了下，再拍桌子，跟着下文就来了：“不要故作轻松，你犯的什么事，我们都知道，九鼎休闲酒店在我们区是纳税大户，你们煽动闹事、围攻企业，这是什么罪？你别以为你逃得了。你别以为我们没掌握什么证据就拿你没办法，这是给你一个争取宽大处理的机会，你不要不识抬举。”

还是老一套，简凡无奈地听着。威言恐吓呢，吓唬小地痞混混有用，像这种成了精的货色，可没什么用了。

果不其然，这皮向南斜着眼一瞥，回了句：“所长，知道还问我干什么？有证据你定我的罪就行了，咱们费什么嘴皮子？您还别吓唬我，像你这样是恐吓知道不？你要是有证据，我还能这样？早被你们押看守所了。咱别费劲，我什么也没干，我也什么都不知道……”

郭所长再要发飙，却被简凡拦住了。跟这号死硬分子打交道难得很，这类没有身份、没有地位、没有正当职业的人群，你还真没有什么可威胁的。

这种人，当然是不能以常理度之了，简凡倒也正是为此而来。他款款起身，很客气地倒了杯水，走上前来，递给皮向南。皮向南瞪了他一眼，倒也不客气，接过来抿了口，一眨眼伸着两根指头：“嗨，兄弟，给支烟抽。”

这人倒潇洒，简凡乐了，朝裘刚要了支烟，给这人点上。皮向南一接着烟可来劲了，点着猛抽了口，闭着眼享受着，根本不理会面前的几个警察。

这是个老炮儿……裘刚眼中多见无奈之色，这号主，根本就软硬不吃，和警察天生是冤家，别说抽支烟，就是把他请出去吃顿大餐都未见得能掏出句真话来。而郭所长却更是有几分悻悻之色了，只觉得一队这小子还是嫩了点，虎着脸诈还诈不出一句话，你要是和声悦色，更别想了。

沉默了一支烟的工夫，那抽烟的皮向南压根没说话。简凡坐下来，饶有兴致地盯着这个人抽烟，良久才开口，很和气地说道：“皮向南，我大老远从一队来看你，又是倒水又是敬烟，不能一句话也不跟我说吧。”

“警察兄弟，我真没什么可说的。你说你们问的都是我不知道的事，

说的都是我听不懂的话，你让我怎么说？”皮向南根本不加理会。

简凡眼睛转着，伸手示意着郭所长别发作，反而更耐心地说道：“噢，我理解，非常理解，要不咱们换个角色？我来说，你来听，或者你想问也行，怎么样？”

“随便喽。”皮向南挥着手，一副无所谓的态度。

“好，咱们开始啊。”简凡懒洋洋支着肘，就像聊天侃大山一般说上了，“首先呢，我先表达一下对你们的尊敬啊。其实对我而言，我是挺羡慕你们这种生活方式的，躺下身就是家里，揣兜里的就是收入，搂怀里的就是老婆。呵呵，要是搁过去，这就是英雄本色啊。”

郭所长和裘刚眼睛一下子睁大了，却不料这胡扯所为何来。皮向南怔了怔，跟着哈哈大笑道：“好啊，那你也试试这种生活？”

“有机会，一定试。”简凡说着，引出了正题，话锋一转道，“不过可惜的是，这种生活方式对你来说，从走进这里的那一刻开始，已经结束了。”

这话说得皮向南心中一凛，眼皮一抬，不过跟着不屑道：“这位警察，不必跟兄弟玩心眼，也不必危言耸听，我有多大罪，我知道。我爱怎么活着，和你们无关。”

“是吗？”简凡就着话头来了，“我不觉得你有多大罪，可你今后的生活方式肯定不会是你喜欢的。对了，有件事我可以先告诉你，你进这里之后发生的很多事估计你不知道……莲花小区仁通的员工被买楼群众追着打了，你们总部好像被有个叫什么唐大头的去搅和了一通，是不是你们欠人家钱了？还有，平阳路派出所、寇庄派出所、西山区派出所，拘留了十几个打架斗殴的痞子混混，里面有个姓郝叫耗子的，还有一个绰号叫根子的，好像还有一个被开瓢了，叫什么斗鸡眼的……这些人挺可怜的啊，连个交罚款去赎人的都没有。对了，皮向南，以你老板的能力，你进来快一天都没见着人，你不觉得里面有什么事吗？”

言辞犀利，正敲中了皮向南心里最狐疑的地方。几个名字都没有假，能说出绰号来，肯定是实打实的事了。简凡注意这货的鼻子抽了抽，像这种心理因素引起的面部表情变化细节，说明这几句话奏效了。

现在张仁和人根本不知道外面情况如何，而这正是简凡可以利用的地方，或许可以凭着双方首尾不能兼顾的机会来离间一下。

听得这话，皮向南仅仅是稍有变化，跟着反而更洒脱地说道：“那又怎么样？打架斗殴这事，不过就是治安管理处罚、罚俩钱而已，顶多拘留十五天，谁在乎？”

“你会在乎的。”简凡笑道，“我敢保证，你要是被拘留了，饭钱都得自个儿掏，没准连个探视的都没有。”

“你们拘留不了我，没证据你凭什么拘留？二十四小时你得放人，就是刑事拘留也就两天。”皮向南道。

“噢，挺懂法的啊，知道用法律保护自己的权益。可法律也有保护不了你的时候。比如，你不觉得在这里，要比你出去更安全吗？”简凡神秘秘说道。

“什么意思？”皮向南心中一惊。

“皮向南，你不像一个见事不明的人。你这样考虑，仁通市值几个亿的大企业现在都是四面楚歌，张仁和能不能过去这一关都难说，你在其中有多大分量，你掂量过吗？九鼎再不济也是个过亿的实体企业了，你敢保证你们这些人里没人胡乱咬你一口？万一九鼎把火气撒在你们这帮幕后人身上，你们挡得住吗？你已经坐在这儿了，难道你还不明白，张仁和即将成为明日黄花，到他需要自保的时候，他还顾得上你？”

简凡缓缓说着，像是讲故事一般，抑扬顿挫娓娓道来其中的关窍，不过一件简单的事被他形容得有点凶险。说服人，就是牵着被说服人的心理想法跟着你的语言走。这一套，简凡从小就会，此刻直听得皮向南眼睛乱转，不知所想。不过这种眼珠子乱转的表情，正显示出了嫌疑人心里的慌乱。

注意到此处，简凡更进一步趁热打上铁了：“皮向南，事情已经明白了。如果从根里说，其实蒋九鼎和你们老板张仁和没有本质区别，都是有钱人，都有藏着的黑手，都有雇的人，所不同的只是此一时彼一时而已。你们风光过了，现在该他们嚣张了。你觉得，你从这儿出去以后，能有好吗？”

皮向南被说得面色紧张，悻然辩白道：“真不是我干的，我要说什么你们才相信呀？”

“我们相信，可你能保证九鼎也一定相信吗？”简凡反问了句，继续说道，“可我相信你知道是谁干的，即便是你不说，同进来的三个人里，难道就没有一个人不懂这其中的利害？难道就没有一个人肯告诉我？这就是我们给你的机会，你说不说，其实我们不在乎，我们就是一个旁观者，而且郭所长也没准备找你麻烦，否则铐子早勒上你了。但是从这儿出去之后，九鼎和其他几家幕后老板会不会拿你开刀，这是不是就不好说了？怎么样？我这个建议不错吧，对你来说不过是个举手之劳，然后把包袱扔给所里，我们来解决这个问题，你出去后可以继续逍遥，还可以继续过你以前的生活，即便是张仁和倒了，我相信你一定会找到一个新老板。”

“对，小伙子，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干吗非到这风头浪尖上混着。你进来，我可没难为你吧？”郭所长听得随口接了句。

两个人一唱一合，说得皮向南略动心了，直吧唧嘴：“我……我……”半天没有下决心。

“噢，别说话，我还有样东西给你看。”简凡看着火候已到，起身拨弄着手机，举到了皮向南的眼前，是一张警察拘押走嫌疑人的图片，那位嫌疑人胖脸矮个，一眼看过去不是老板张仁和还能是谁？皮向南正心下暗凛的时候，简凡已收回了手机，笑着说道：“今天下午十六时，市局协同检察院控制了一个骗贷老板，据说他在质押地产的时候做了手脚，目前欠银行的要上亿了。噢，案子还在调查中，我无法告诉你更多细节。我看你这人也比较顽固，就当我是白来了。你放心，明天所里就放人，这些事，你出去自己解决吧，看来我们帮不上忙了。”

这张假照片是唬人的，下班后才找人胡乱PS的，不过本身画质就不清晰，加上现在皮向南的脑子早被说得不太灵光了，猛看一眼未必认得出。简凡说着就要起身，刚走两步，这皮向南眼球骨碌转着，不无几分急色地道：“等等……我考虑考虑，这事真和我无关……”

“呵呵，这个你不用强调，我们知道，你的身份是张老板的亲信，怎么可能动手打人？我想肯定是张老板支使着哪个人，联系好了和九鼎

有摩擦的销售商，假借销售商的名义聚众闹事，拦路打人的吧？”简凡笑着，猜测了句。

皮向南心下一惊：“啊？你……你怎么知道？”

“这也太容易猜了吧，都是外地人，求爷爷告奶奶还不一定能要回钱来，要没人撑腰，他们敢在省城地界上打人吗？”简凡道。

皮向南吸吸鼻子，下决心了：“我说警察同志，我举报一个坏分子，是二秃子带人干的，这事可真和我无关的啊……”

“裘刚，记录。”简凡一边说，一边笑着跟郭所长示意。

郭所长瞪着一双不相信的眼睛，只听简凡神神叨叨地说了很多自己听不懂的话，居然就办成事了，居然就让这号死猪不怕开水烫的货色竹筒倒豆子般地倒出来了。

看着两个年轻人审问着、记录着，郭所长赶紧抽身出来，悄悄地寻思着打电话，一接通，带着几分得意地说着：“蒋总呀，这个真凶呀，我们还真就挖出来了，您放心，我们一定秉公处理。简凡嘛，来了，和所里干警一起审的……您别客气呀，支持地方企业，服务经济建设大环境，不也是我们的本职么？好好，放心，详细情况我回头跟您说……”

本来没有指望从这些人身上能挖出点值钱的东西来，可这么个意外之喜让郭所长乐了，直觉得凭着这事和九鼎的关系要更好处，最起码以后要个赞助什么的，腰杆也硬了。喜出望外地把简凡送走，郭所长回头便提审上其他几个，只要一个开口，其他的就好办了。

风驰电掣而来，又风驰电掣而去，简凡从杏花岭派出所出来便直奔中西广场，本来只想试探试探，谁知知道一磨蹭拖了两个多小时，看看时间已经快十点了。生怕老三生气，简凡一路疾驰着到了广场，换上警服，套着大T恤衫就往摊位上奔。

远远地看着老三胸前挎着包招呼客人，简凡跑得气喘吁吁，嘴里忙不迭地应着：“Sorry……迟到了，迟到了……”

不料老三端端简凡的下巴，笑着，根本没生气，把简凡推过一边说道：“嘿嘿，上学逃课、上班翘班、做生意怠工。今晚没工钱啊，我有新